

春秋集註

七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二月有父命故書

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

也其範曰豫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紀綱廢弛之

井其矣三月作丘甲

杜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較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

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雖不同皆

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也○今按甲士三人者步

卒七士統二十四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故每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

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

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

丘甲其說信而有證可以證古今之議而

知魯變法增

賦之實矣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未有施舍，已責逮鰥，救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懣君父，結盟主以批鄰怨，臯矣。可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毅並作質。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程氏傳：見桓五年。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徵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傳元年冬臧宣叔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



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相子相子是以免○謹按易  
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  
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  
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  
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臯  
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首公穀  
作手○

傳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獻子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

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

爲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

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與師四  
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  
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  
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 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

齊鞏齊地○傳師從齊師于鞏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



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  
師陳于鞏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井  
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  
執繫馬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  
免韓厥獻丑父。謹按兵法爭恨小故不  
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與師討  
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卻克使齊  
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  
魯主之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

### 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表婁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  
千八百里縣西有表婁。晉師從齊師入  
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  
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  
反先生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  
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



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眖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今按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正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字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而屈字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以理折之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宋婁之書曉然見矣

三十三

春秋

五

公

卒文公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按漢志魯

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興滅繼絕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冬楚師鄭衛十有一取所損益可知矣。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



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濟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鯀救乏，赦臯，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父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絰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取也。此由季孫行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蜀。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程氏傳：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有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

父為上，知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伎肆其褊心而不能忍也。辱連君父，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不亦惜乎？

公



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  
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  
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  
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  
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  
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邲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戊如楚獻捷。胡  
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

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  
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  
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

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  
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

### 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迫近

三日哭禮也何 **乙亥葬宋文公**傳始厚葬

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傳天子七月

而葬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  
后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侈為無疑矣文公

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  
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



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衰世浸後秦漢之間窮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夏公如晉傳拜汶陽之田特為永戒哉

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鄭公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子去疾帥師伐許**子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

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臯所以見其公至自晉胡氏傳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而

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恃矣所以詳書告至以著其臯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

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臨江劉氏曰曷為圍之

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以為凡在己耳季氏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以

盜為不足患則叛未可誅無道不可殺則叛未足討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命

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棘所以雖歸故國而不願

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斂修德以大季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麇穀梁作

將○傳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麇咎如潰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

民散入麇咎如故討之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

未及孫良夫盟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

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

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

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

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

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

○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

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

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傳通嗣君也杜

初即位故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歸傳

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夏四月甲寅臧孫

許卒○公如晉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

卷之七



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按晉景公勝齊而驕

魯欲叛之也華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傳公至自晉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冬城鄆鄆公羊作運後

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註公欲叛

晉故城鄭伯伐許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而為備

展波鄭伯伐許取鉅任冷野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

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如來歸出曰來歸祀

蓋嫁時祀伯未為君也嫁而得臯於夫家則有七出之義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

謝不教而仲孫蔑如宋報華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弑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

伯鮮梁山崩梁山見詩韓奕篇今同州韓諸穀梁山崩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

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

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

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

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胡氏曰絳





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  
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  
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  
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  
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  
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  
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其可秋大水山崩大水冬十有一月己  
忽諸

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書葬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

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  
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  
訃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  
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  
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

武宮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

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為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  
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  
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  
去壇為禋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



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辨制過則毀之不  
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  
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  
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  
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址室也武公  
之廟武址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  
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  
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  
煬宮同於夫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  
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  
誤後取鄭也書取者滅之也胡氏傳鄭微國  
君隱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傳晉伯宗夏陽  
也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  
會也辭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

魯更使衛與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

如晉傳子叔聲伯壬申鄭伯賁卒鄭悼公也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傳晉命也胡

鄉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  
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  
嘗同伐鄭女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  
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眾  
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臯之  
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  
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  
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  
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楚公子嬰齊帥師  
乎春秋所以臯之也



伐鄭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

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

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

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

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

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之也而伐冬季孫行父如晉傳晉遷于

者之臯著矣

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傳

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是軍帥

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孔氏曰李巡云麇鼠

螫毒如鼠狼免放牛也。穀梁傳過有司

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豨鼠又食其  
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  
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栢子孫相  
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栢之志至成始  
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吳

伐郟平江府郟已姓國秦有郟郡漢屬東

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傳吳

伐而莫之或恤無予者也夫。胡氏傳稱

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

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

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寢與

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李

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

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吳自壽

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

也伐郟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

志入州來著十五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宣

之所會鍾離也

公不郊猶三望見僖三十年一秋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侯諸

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

晉。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

謂不待貶絕而臯自見也晉合八國之君

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者



其善故特書

救以美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同盟義見

莊十六年晉以齊鄭之禮也

公至自會○吳入

州來

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

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曰爾以讒慝貪淋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

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

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

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按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

病中國亦晉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有以啓之也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

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義無所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之于齊以惡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按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

河內

十六

來

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子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子而晉與魯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晉欒書之臯咸見矣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晉欒書楚獲申驪○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公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之所矜也公

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胡氏傳禮不可略亦不可過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公孫壽卿也使來納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

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諸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謹按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並

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有加以賜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

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

冬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

之變卒之也○內女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故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傳晉士燮來聘

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郟○河東薛氏曰吳伐郟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

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

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

如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

伯如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

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

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

敵者則未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

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

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

卜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胡氏曰經有

因賤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

伯如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

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賢聞也

著伯如之以賢聞也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如之喪以歸內

辭也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如之喪以歸

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

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

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

如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

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堅彊以御

十七已 十八 麻



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今按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一反其智同公至自會。二月伯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今按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晉

人來媵。注見衛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傳楚人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獨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

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卷十三 七卷 十九 書



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

○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

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

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沉國乎十一

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

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

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

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

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

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

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

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

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

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

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傳

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

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

類不復分矣其稱人敗辭也晉既失信復

聽婦人讒說殺其稱人臣而諸侯皆貳秦狄

交伐比事以觀可

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君也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

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愚按君在外而

興師以復怨城中城

○西南○胡氏曰經出

大臣之臯也

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

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矣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

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矣

###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

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五月公會晉侯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

三十七

卷七

二十一

也

###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

立公子縶夏四月鄭人殺縶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齊人來媵公羊傳三國

### 齊人來媵

來媵非禮也

### 丙午晉

### 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止公使送葬於

是糴莩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如傳之說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言葬晉侯不與書乎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葬晉侯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子之諸侯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



事焉冬十月公羊無可也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泰山孫氏曰公留晉

凡九月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公變

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擘

來聘且夏季孫行父如晉且傳季文子如晉

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且莊盟也謹按

子之聘也亦且莊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擘之莊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

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

使歸又使卻擘來聘既聘而莊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

之盟皆魯之取也惟擘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

行父之莊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秋叔孫僑如如齊伯聘宣

皆魯之取故也于齊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

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按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指歸汶陽之

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者也冬十月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周公楚惡惠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



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  
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能之今  
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于  
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也許氏曰平桓之詩  
夷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  
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愚按盟誓  
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  
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  
奔故書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  
以絕之  
作沙澤地闕○傳七年鄭軍楚師囚鄭公  
鍾儀獻于晉晉使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  
合晉楚之成晉士變楚公子罷盟于宋西  
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晉聽成  
會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  
成故也

論語  
七  
三  
三

閭宋之盟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  
之臨江劉氏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  
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  
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  
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  
不偏陳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自齊桓

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臯為中  
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  
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  
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  
自貶霸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

體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

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

相絕秦相絕秦滕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而

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杜氏註伐秦道過京

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

行也故不成其朝愚按諸侯朝王之禮載

於儀禮之觀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

諸侯已絕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

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

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

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

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

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蓋廢其僅存

之禮也若書以爲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

之墜典亦非其貴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

曹伯

廬卒于師

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廬傳

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

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劉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

也。今書以伐秦致明。冬葬曹宣公。傳：宣公既葬，子

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臯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季佗也。徐邈曰：

葬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例之於楚，不書葬，終春秋也。夏，衛孫林

父自晉歸于衛。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

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

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

為安而介持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

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臯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

亦自矣。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傳：鄭子罕伐許，許戍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

封。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

矣。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

一事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冬十月，庚寅，衛

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



侯臧卒

傳衛侯有疾立敬妣之子衎為大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大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置諸戚而其善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

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胡氏傳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

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後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故書仲嬰齊以辜

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

傳會于戚計曹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秋也子自

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辜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愚按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許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辜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



小失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楚

子伐鄭 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

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

禮禮以莠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樂書欲報楚韓

厥曰無庸使重其臯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而葬 宋華元出奔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

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

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

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室卑而不能正吾臯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

六官皆相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反必討是無相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

不反懼相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

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

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

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

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

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

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

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臯而稱國以殺

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春秋襄三十年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  
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  
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  
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  
外通類而後例宋魚石出奔楚傳魚石向  
中之法可見也  
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  
而決睢閉門登睥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出奔○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栢  
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已葬欲逐華元元  
自晉歸使國人攻栢氏殺  
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淮南

縣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

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  
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  
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  
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  
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  
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舉諸侯與之會  
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  
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  
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間中  
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許遷  
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于葉葉今汝州葉縣○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

許遷



按葉近楚而楚遷之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

註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

夏四

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

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將鉏樂懼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

黶來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使欒黶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鄭地

後漢郡國志潁川鄆陵晉敗楚之也今東京開封府鄆陵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興

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

動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干時以

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卻至  
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  
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  
乎甲午晦楚長壑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韓厥卻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懿公惟不  
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石首  
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

大九

七已

卅

專

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王聞之召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  
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  
重於師也楚何以不言師王疾也王疾者  
何傷乎矢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  
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  
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  
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  
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  
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

### 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師徒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之深切著明者也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鄆陵秋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秋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沙隨宋地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按寧陵本朝熙寧

間撥屬拱州。傳戰之日齊國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使孟獻子守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驥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

卻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許公於晉見也

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

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

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

公至自會

穆姜

霸主故危之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人伐鄭

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



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

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

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

**歸自京師**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宣公即

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

君無乃有臯乎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君

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

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

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渾曰曹之

臯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

定其臯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

絕其位故書歸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

**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莒公羊作招

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

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

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

大甲十四

七已

世

廷

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  
聲伯請于晉○程氏傳寘之于莒丘也杜  
氏註舍之于莒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  
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  
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  
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  
以歸而著舍之于莒丘馬此春秋別嫌明  
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按舍去聲或作捨非  
也下書行父盟卻擘  
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



卻變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

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

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僑如奔齊公至自會鄭君臣同出以致以君致也伐

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此會也

乙酉刺公子偃

杜氏註偃與鉏俱為

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按同刺大夫

也公子買言不卒戎言非其臯而加之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作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五傳

月鄭大夫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

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杜氏註晉未

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師于首止諸侯還陸渙曰不重言諸侯譏

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

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

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謹按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

以約束諸侯然不知無益於鄭之叛而自

取盟王官之臯此秋公至自會不以伐致

同盟之所以書也



蓋公之得舉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  
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  
於霸主為幸則齊高無咎出奔莒傳齊慶  
致必以會錄也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謂之慶克父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  
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惟  
墻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  
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悲夫唯巧言  
能使閉門索客者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  
為將不納君也

小雅

七卷

世四

廷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郵孫  
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  
報功春曰圓丘秋曰明堂右稷圓丘之配  
文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右稷而不曰文  
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  
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  
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  
二月夏時之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  
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  
月夏時之七月以爲祈穀則已晚以爲報  
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晉侯使荀罃來乞  
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辜宜糾合諸侯  
師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  
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己為  
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



王室以誤寵諸侯也其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乎哉得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

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

服中國不振可知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貍脰脰公羊作軫穀梁作貍貍脰地闕○蘇氏

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

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史其義則丘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竊取之矣○邾子貍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

卻至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

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犛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措之五與

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譖諸公

公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殺

駒伯苦成叔温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



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不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謹按郤氏雖多怨而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  
正名其有臯無臯而用變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臯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執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代摠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柄解

獸五

八七已

三六

英

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說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傳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塹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庸滅之

### 十 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童傳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愚謂三卻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為之故以累上之辭

### 也書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也書也弒者眾弒其君也辭也孰弒之晉之大臣樂書中行偃也曷為不言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  
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  
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夫二人嘗  
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  
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  
甯喜之齊殺其大夫國佐使崔杼為大夫  
比故也  
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  
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  
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  
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  
去年之秋而鮑牽別齊靈公可以省毋言

大疑

七已

三七

英

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  
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  
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  
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  
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  
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  
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公如晉○夏楚子  
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  
今徐州彭

城縣○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邲楚子辛鄭皇成侵城却取幽  
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鄭崇諸侯之  
姦以塞吳晉往來之夷庚逞姦而攜服毒  
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胡



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  
盈魚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  
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臯人疑若  
無臯故書納以正其臯魚石之書復入而  
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  
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  
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公至自晉  
欒盈之臯重於趙鞅宋辰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

乎有禮是**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

杞伯於是乎驟朝**八月邾子來朝**  
傳邾宣公即位

而也**築鹿囿**  
杜氏註築墻為鹿苑○穀梁見也

大

七

三八

庚

共也虞之非正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  
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真豫在  
上何可長也謹按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筭於國中成  
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  
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  
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也正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

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  
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  
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

晉



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  
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  
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

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

也侯丁未葬我君成公傳書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 春秋卷第七









